

## 关于爱我很久很久的你

人文学院 刘晓

关于那时候的日子，是中午头的羊杂汤，是过年集的冰糖葫芦，是闹元宵的生肖灯笼，是每夜巷子口的门头灯。

关于乡愁的字句，引不起青涩的遐想，不知道所谓故乡和愁的别种联系。这边是黄土大地啊，一砖一瓦的乡土人情。家乡的老人总是，出远门要带上家乡的土，才不会水土不服，魂牵梦萦的血脉的根根相连。对我而言，乡愁不是辽阔的故乡，是你。

谁年少时不是壮志满怀呢？一心扎进远方，游荡在外。什么是远啊，他说，离别就是远。当我开始和他讨论谈恋爱的事情，他说不支持，说我还是小孩子，我其实心里万分明白，他不希望我远嫁。

家乡到大学，仿若一个省的南北角，颠簸六个小时的车程，一路风景，一路记挂，越过一个又一个城市。有个土壤炙热的故乡，和童年关于他对我小心翼翼仔仔细细的好。关于他的一切，是香烟，是酒，是茶，是爱。

那个羊杂汤，是印象里他最年轻气盛的年纪，和他最不亲近的年纪，他严厉又高大，让我心生敬畏；关于冰糖葫芦，是跟随他赶年集的时候，与他一同，我不再是跟在母亲身后叽叽喳喳的耍要耍的赖皮鬼，他也会说零食吃多了不好，但他总会在回头问我要吃什么，然后在小贩面前停下，为我仔细挑大个的冰糖葫芦；关于生肖灯笼，在我儿时他不喜与我玩乐，但他总会不声不响的在元宵节的大集上给我买每年的生肖灯笼；关于亮起的门头灯，那是正夏时候，知了总是叫，南边广场上大妈们总在起点准时跳舞，我总喜欢去南边的凉亭和小伙伴玩闹，八九点总是归期，每天或早或晚，他总在门口转悠，看见我来，将要走到门口，他便进屋了，他知道，我是怕黑的。

我想要的他都会给，他想要的我却从来不知道。最不敢听的歌是《父亲》，最容易让自己动情的人也是父亲。关于他，在我心里是个特别特别优秀的男人。

那是母亲每每与他吵架，总和我絮叨，长大以后要加一个好脾气不抽烟不喝酒的人，他在母亲那里是教训我的反面教材。而我却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他可以修好我的玩具，也可以修好各种电器，而他不是这行人，他还可以教我数学题，我学自行车有点进步的时候他还夸奖我...我很讨厌烟味，但唯独觉得他身上的烟味最好闻，他的衣着总是很得体，无论他要去干什么。在那个一毛钱可以买小零食的时候，问他要零花钱不会被过问去买什么，他总是给四五块钱，然后母亲说他，他就笑着和我说，剩下的钱不要给你妈了，再然后我一溜烟就跑了。

还有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学时代，早上母亲给我扎头发，他一点也不温柔，每个清早都是我的惨叫，他总是说“哎呀，你轻一点啊”。他对我一直很冷酷，哪怕几个对我笑的时候我都记得很清楚，这些关于他和我一个立场的点滴小事我总记得清楚。我记得他慢慢对我温柔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那阵子喝的酒叫新郎酒，那个瓶身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楚，我那时便悄悄同母亲说这酒有神奇的魔法，它让爸爸变得温柔了。

还有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学时代，早上母亲给我扎头发，他一点也不温柔，每个清早都是我的惨叫，他总是说“哎呀，你轻一点啊”。他对我一直很冷酷，哪怕几个对我笑的时候我都记得很清楚，这些关于他和我一个立场的点滴小事我总记得清楚。我记得他慢慢对我温柔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那阵子喝的酒叫新郎酒，那个瓶身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楚，我那时便悄悄同母亲说这酒有神奇的魔法，它让爸爸变得温柔了。

他很少抱我，或者说记忆里是很少的。母亲的回忆里，她说有一次家里农忙，把我放到大姨家足有半个月，把我接来的那天，家门口的巷子，我在这头，父亲在那头，父亲张开了双手，我立马撒开了母亲的手直直的往前跑，她说她看见我最努力的时候，就是跑过一条巷子的距离跌到父亲的双臂里。

那时候岁月也安然无恙，看了年轻时父亲的照片，觉得自己上辈子一点没有爱错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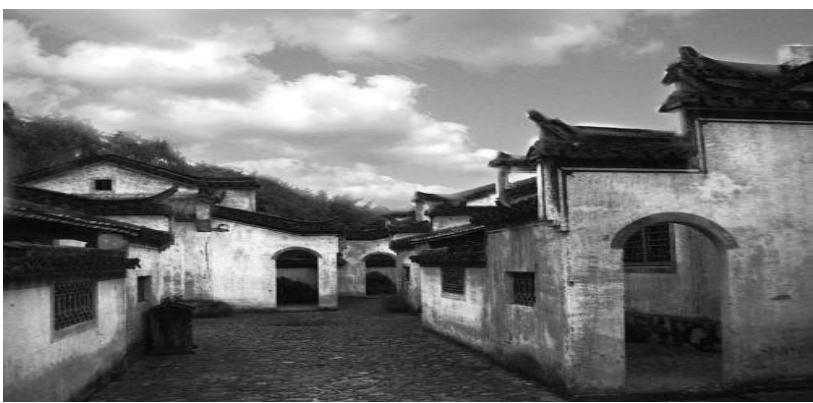
他，好像老了。我，好像长大了。

他虽总说我还是个孩子，但面对种种难熬的日子，他说，有些路得自己去走。现在是二十的年纪，回家次数也屈指可数，在有些特别难过的深夜给他发微信诉苦水，他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他还说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。

很喜欢听别人说我像他，有他几般模样有他几般脾性也有他几般执拗。关于这几年，日子开始变得安稳，我与他的关系变得特别亲热起来，大声叫他的名字和他乱开玩笑。他在一次喝醉酒后和我说，他很欣慰我变得越来越开朗，他曾经一度认为不爱说话的我会得抑郁症，他还说，我长大了。

他的白发好像更多了，用一根根青丝换最后的岁月安稳。他看不到我这么感性，因为我是个在他生日连句祝福都说不出口女儿。文字都是给他的，关于他想说的太多了，关于他的爱不敢分享太多了，因为我爱他，很自私的爱他。

关于父亲，对我来说是个敏感话题，他总是让我动情，就像这篇文章，我写着写着，就泪流满面。



云和天在一起  
就有了风和雨  
地和气在一起  
就有了花草和树木  
太阳和白日在一起  
就有了现实  
月亮和夜里在一起  
就有了梦想  
温暖和希望在  
一起  
就有了春天  
炽热和激情在  
一起  
就有了夏季  
金黄和收获在  
一起  
就有了秋天  
白雪和纯洁在  
一起  
就有了冬季  
日子和季节在  
一起  
就有了一辈子  
一辈子和你我  
在一起  
就有了幸福和  
甜蜜

人文学院  
于啸寒

# 他们



顾问:王明东 薛长河  
王凤翔 韩安庄  
报头题字:李登建  
社长:陈媛媛 崔洪连  
主编:刘涛  
副主编:周爱茹 孙想叶

滨州学院人文学院 主管 滨州学院百草文学社 主办 总第 57期

## 名家链接

巴金（1904年11月25日—2005年10月17日），男，汉族，四川成都人，祖籍浙江嘉兴。巴金原名李尧棠，另有笔名佩竿、极乐、黑浪、春风等，字芾甘，中国作家、翻译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。巴金1904年11月生，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，五四运动后，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，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。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、南京等地求学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。

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《随想录》，内容朴实、感情真挚，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，巴金因此被誉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”。

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。14岁时，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，刚刚一个月，就因病辍学。1925年，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，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，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，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，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、思想的变化，《灭亡》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。写《灭亡》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，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。



□ 周爱茹/医我  
□ 娄瑾瑾/香引蝶来

□ 小怪兽/曲雪源  
□ 只因是你/刘钰

□ 关于爱我很久很久的你/刘晓  
□ 他们/于啸寒



## 读《家》有感

人文学院 李佳蓉

也许是受时代背景影响，近代文学作品中，大多数故事，会使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。战争让无数人流离失所，失去了平静而美好的生活。但爱情，不管是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，总能绽放出娇艳的花朵。只可惜，再顽强的生命也经不住风吹雨打的考验，凋零，是他们最终的归宿。巴金笔下的花朵，大多都找到了它们的归宿。花败，根却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，汲取养分，再次发芽，再次绽放。

巴金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家，他与夫人相爱八年，厮守终生。他与兄弟情谊深厚，互相照顾。但他笔下的家，却并不温暖。

巴金的《家》描写的就是一家族人的爱情悲剧。

对我们而言，家是港湾。我们在家中是老大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经历，每次回到家中，不到半个月，总会听到父母的唠叨声。床和书桌总是乱的一团糟，却不愿意花上一个小时好好收拾一番。没洗的衣服总会堆成小山，即便是有洗衣机，也不愿意按下按钮。饭菜都吃父母做的，吃腻了就定外卖。电视电脑总是成天开着，浏览记录里永远都是自己爱看的综艺或者游戏，就算是这样，手机也不会离手。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温暖，最舒适的地方了，如果说，世上真的存在天堂，那天堂一定是家的模样。

对他们而言，家是牢笼。人与人的等级鲜明，让爱情在封建思想中一次次挣扎，一次次反抗，这无疑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有些人选择了避让，留下两个人的痛苦，成就家族的稳定。而有些人，拿起手中的武器，勇敢地捍卫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只可惜，到最后，只是黄粱一梦。

家，是渐趋扭曲的社会中，最后一道防护栏。

是一场战争毁了一个家，击垮了老实的父亲，逼走了不甘的母亲，让一个年纪尚小的孩子眼中发出暗淡的光，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了生计辛苦操劳。文宣与树生一路走来，全靠那份深爱，那份执着。当初美好的向往，永远成为了向往，只有爱始终如一。树生每每下定决心，一走了之，文宣的爱总会将她唤醒，若不是因生活所迫，加上婆媳间无尽头的争吵，也许树生会一直停留在文宣身边，直至他死去。可惜书信传递不了真实的情景，文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选择了隐瞒，让树生这只被压抑坏的小鸟，自由自在的飞出牢笼。也使树生在不知不觉中，失去了最爱的人。直到最后树生也没能找到小宣和婆婆，寒冷的夜里，有无处可归的人们蜷缩着，也许，他们见不到黎明的曙光。破碎的家，随着温度下降，渐渐消亡。

一个时代的悲剧源于何处？巴金给了我们十分确切的答案。就如《家》中所说的那样：他临睡时总是要去望那个躺在妻的身边，或者睡在妻的手腕里的孩子的天真的睡脸。这面容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，他只感到无限的爱，他忍不住俯下去亲吻那张美丽的小脸，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的话。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它们是自然地和他的口中吐出来的，那么自然，就像喷泉从水管中喷出来一样。它们只是感激、希望与爱的表示。他并不知道从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受到这样的爱，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听到这样的充满了感激、希望与爱的语言。

从家分离崩析的那一天起，所有人的悲剧就注定了，这个时代的悲剧也就注定了。而巴金，将这一切的悲剧记录下来，为后人敲响了警钟。毕淑敏曾说：“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，他的正直、光辉，包括他提议建文革纪念馆，让整个民族反思、自省，都让我们敬佩。我要向巴老学习，做一个有良知的作家，学习他是一种精神的星火传承。”

家，是渐趋扭曲的社会中，最后一道防护栏。